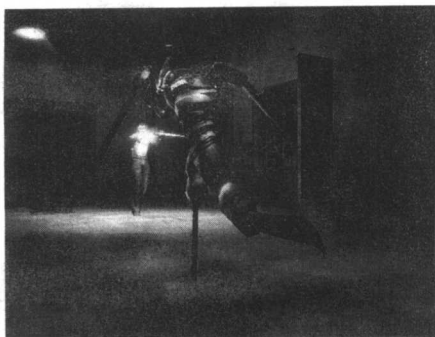


恐怖故事

KONG BU

2004年1月下半月



★鬼域·惊悚时分

- 不死幽灵..... (3)
巫歌..... (26)
红帽子..... 武敬 (34)
啃尸..... (36)
清洁工..... (38)
恐怖的周末..... 歪虎 (43)

★幽灵·夜半敲门

- 停尸房..... 王涛 (44)
幽灵镇..... 余静 (48)
害命的头友..... (51)
古堡里媚惑蓝玫瑰..... 程政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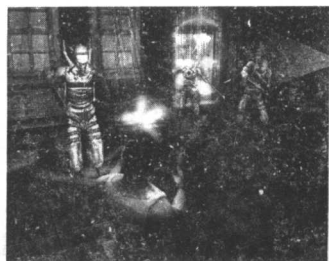
★鬼域·血色线

- 魂断同城约会..... 佚名 (56)
噩梦..... 阿正 (58)
寻访鬼镇..... (61)
寂静都市..... 顾显文 (62)

RAC12/6902

★ 历险·生死惊魂

- 别让好奇心害自己…郭茜 (68)
长发美眉……………王 晖 (69)



★ 疑案·虚惊一场

- 窗外的脸…………… (71)
搭车女人……………老 迪 (73)

★ 鬼怪·妖魔部落

- 大楼有鬼…………… (74)
开心一刻…………… (76)
复仇的诅咒…………… (78)

★ 奇幻·时光隧道

- 幽灵夫妇…………… (80)
来自天堂的出租车…………… (82)
泡沫，纯情版…………… (85)

★ 鬼话·零点胡说

- 红色高跟鞋…………… (87)
奇 镜…………… (92)
恐怖学院…………… (96)



不死幽灵

厉鬼登场

吃过晚饭，小六、方杰就马上从蒸笼一样的房间里跑了出来，坐在俱乐部石椅上乘凉，不一会儿，小邓、李玉、张佳也来了，从这些新人加入第一天起，小六和李玉就不停地打擂台，刚一见面，又开始了他们的唇舌大战，“你厉害，先讲个故事听听。”李玉连抢带捧地说，小六当然不能丢失男子汉的尊严，“就讲在学校发生的一件事。”

晚上，阴云密布，狂风怒吼，“咔嚓”一声巨响，一棵大树拦腰折断。

李侠上完晚自习已经十点半了，回到宿舍喝口水的工夫，其他室友也陆续地上晚自习归来，因为十一点宿舍就要熄灯了。

赵亭是这个宿舍最能侃的，她绘声绘色地在讲刚才在自习室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趣闻轶事。这是她们一般度过睡前半小时的主要方式。

赵亭今天听到的消息十分有趣，说是在昨天晚上，不，是凌晨1点，有个男生居然砸碎了楼下的玻璃门冲到415宿舍，原因是在昨晚他被415一个女的给甩了。那个男的居然在宿舍里大哭了起来，还说要从楼顶上跳下去，可还没机会上楼顶就被楼下保安给拉走了。听完大家一阵哄笑后便散开了。

可能是刚才回容的时候被风吹着了，李侠一躺下便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感觉就好像有一保蚂蚁在自己的喉咙里游山玩水，想大声咳但又不敢，生怕吵醒了熟睡的姐妹们。就这样地侠一直没睡着。

过了午夜时分，外面的风刮得格外大了，气流怒吼着摩擦着树叶发出了如海潮般的响声。李侠愈发睡不着。她想起方才赵亭讲的趣闻笑了笑觉得温暖了很多。

这时，门外传来了微弱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或是用什么东西撬门，感觉就在她们宿舍的门外。李侠心情顿时有点儿紧张，不会宿舍今晚也有人把其他男人给甩了吧。一转念又笑自己有点庸人自扰，那一定是风刮出的响声，一定是。

声音在持续了若干分钟后终于停了，李侠更有理由相信那是风的所为。

但不久后她就又有点儿怀疑自己的判断了，因为那门开始剧烈的晃动并伴随着细微的叩门声，到最后干脆就演变成了巨大的有节奏感的敲门声，而且估计是个男的在敲，因为这么大的响声需要一只有力的手和门猛烈撞击才能产生。

李侠真的害怕了，她拿被子埋住了自己的头，看来这一夜只能这么过了。“谁呀？”赵亭睡得混沌沌被这巨响给吵醒了很不爽，便条件反射似的朝门外问了这么一句。

李侠听到越亭的声音回答了，这

个声音低沉平淡到分不清是出自一位女士还是一位先生的口中。

“我！”居然有个声音回答了，这个声音低沉平淡到分不清是出自一位女士还是一位先生的口中。

李侠又把头缩了回去，并且把被子卷得更紧了。

“是谁呀，这么晚了。”越亭爬了起来，一边挠挠杂乱的头发一边自言自语一副抱怨的样子准备去开门。

吱吱，生锈的门扭转时发出了锥心刺骨的声音。李侠探出了头，她也想看看门外是谁，不过她首先发现的是原来还有其他人也在关注此事，宿舍里的其他姐妹们也都在紧张地向门外探头，那情景就像听赵亭讲到趣闻的高潮一样。原来她们也早已被门的巨大响声吵得不能入寐。

赵亭把门打开了，门外空空如也。越亭伸出头看着楼道，一派荒凉的肃杀，什么也没有。

“奇怪，明明有声音怕。”赵亭无奈地关上门，边走边摇头，然后倒床就睡。

那之后，风声依旧，但门却再没了动静。

又熬了一会儿，确定的确没了声音，李侠心安了不少。

折腾



了半夜，她也有了一些困意，备睡去。这时，门又响了！且愈发的狂暴，像被人追杀一样急切，疯狂。

还是赵亭胆大，她又一次打开了门，门外仍旧是一片虚无。但那之后门老实了很多，不再发出巨响，李侠也赶在天亮之前小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生活依旧，大家也没有提起昨夜的事，似乎根本就未发生过抑或是那是她们心中的梦魇不愿再提起。

晚上十点半，大家都依偎在床上，有的看书有的在修指甲，只是大家都在不停地打着哈欠，今天大家特别没有精神，要不是赵亭又在滔滔不绝地讲她听到的新闻恐怕大家就已经睡着了。

唉，你们昨天晚上谁听高喊门声了吗？赵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面面相觑，都不说话。

“昨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敲门，然后去开门，可门外面什么也没有，”赵亭只顾自己乐呵呵地讲，完全没注意到周围的气氛已有些异样。

“我还以为闹鬼了呢，原来不是，你们猜是怎么回事儿？”大家都把注意集中在越亭身上，而且比平时都专心，大家都想听听究竟。

“原来昨天晚上隔壁的波波喝多了酒，半夜醉醺醺地回来想吃点儿解酒药却发现宿舍里没有水，所以想到我们宿舍借水，敲了门后突然想吐，然后就到厕所里吐去了。”

原来是这样，大家心里一阵释然，



气氛也就不似刚才一般沉闷了。赵亭乘兴又说了一件趣事，大家笑后灭灯睡觉了。

半夜，风又大了，刮得树叶哗哗作响。一声巨响，窗外一根本树被拦腰折断，刚才摇头晃脑的大树顷刻间就躺在了地上像头死猪一样一动不动。

李侠被惊醒，原来是做了场噩梦啊。

李侠上了趟厕所，又躺在床上抬手借光看了看表，表上清楚地显示：一点。

几乎与此同时，门外又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李侠也学着昨晚赵亭的口吻来问。

“我！”声音浑厚而深幽，引得走廊尽头一阵回声。

李侠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门轴发出了撕裂心扉的吱呀声。

然而，门外空无一人。

“到底是谁呀？”李玉有些有急地问。“我怎么知道，那是发生在女生宿舍舍事。”小六无辜地说。“这叫什么事嘛？没头没尾，真没意思，听我给你讲一个，叫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鬼故事。”李玉说。

我所讲述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它发生在2002年的深秋。

那时李红才十八岁，刚刚参加工作。李红所在的公司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它主要生产皮装。他们公司的85%的产品都是出口的。所以一旦来了订

单，生产线上的员工都得不分日夜地加班赶货。在十一月份时，因为订单要得急，所以公司要求上十二小时的班，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李红因为工作需要也同步加班。

连续加了三天班，第四天夜里十一点半时，主管突然通知她们当班的四人只留下一个人就行，其他的人可以下班了。她们乐坏了，终于可以早点儿回家休息，一声吹呼后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李红进入生产线和一个好友打了声招呼，回头时才发现他们没等她都已经走了。公司的大门前有一个中年人，可能是来接女儿的吧。然而，线上的员工十二点半才下班。天很黑，出了公司大门后就看不清路，那时她们公司门前的路没有修，是一条砖石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一下了雨就更是让人头疼！李红摸黑骑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往前行。路边是农村里普通的低矮小房，在深夜时就像是一个个张大嘴的怪兽，冷不丁的就能把人给吞没。李红的心里怀着一丝怯意加快了前行的速度，为了壮胆，她唱起了孟庭苇的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远处的灯光让她又加了把劲。

前边是玻璃厂的厂房了，再过一座桥就可以到国道啦。李红暗自欢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终生难忘的……出现了，她永远不能忘记！

起先只是个模糊的影子，李红以为是棵树，走近才想起来，这厂门口是



没有树的。再近一点时，李红的呼吸几乎要停顿，李红的大脑一片空白，她的脚只是在机械地用力……她看到一个全身绿色的在夜里是那样的醒目。他好像在手上捧着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盒子，面前还有一块四方的白布。他就这样捧着，嘴里念叨着，李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李红的直觉告诉自己，他手上的那个骨灰盒，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从他身边经过的五秒多么的漫长呀，当李红越过他时才开始害怕。他是人吗？是不是鬼呀？忽的脑中灵光一现，电工小见的父亲就是这个厂的厂长，刚去世。李红的手脚更不听使唤了。这时她已经到了国道上。看到过往的车辆不停地从身边穿过，一颗心定了下来，怕什么，反正上了大路，一会儿就到家了。国道上的灯光让她倍觉温暖，啊！回家！

李红停好车，上楼掏钥匙开门，她的脸在一瞬间白了——忘记打下班卡了！在刚才班时，主管就千叮万嘱咐下班一定要记得打卡，要不然就算旷工处理。李红的脑袋里乱哄哄的，怎么办？回头吧！唉！今天怎么就那么的倒霉呀！可是想到刚刚的那个“人”，心里又不免害怕起来。不去，明天要被训，和他们讲他们也不会信。去呢，唉！也许他已经走了吧，李红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了。

一路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眼看过了桥又要到玻璃厂门前了。她一抬眼，天！他居然还在！李红心一横冲

过。就在和他擦身的瞬间，他突然站立起来……啊，李红被吓得差一点儿魂飞魄散，只有脚在动，在继续往前用力，不知打哪儿来的力。当她失魂落魄地冲到公司里，门前的那个中年人奇怪地看着她。李红在想当时她的脸一定变形了，李红打完工卡却再也没有回家的勇气了。这时李红那个没下班的同事奇怪地问她：“你怎么又回来了？”李红喃喃地讲述了刚刚的夜遇，他听得脸也白了，问李红是不是真的，李红说我骗你做什么呀！他找了个借口就走了，李红明白他也怕，怕李红要他送，不过，李红没有生他的气！这时候谁敢托大呀！

李红徘徊在公司的大门前，一个中年人问道：“晓下班了么？我等了好久，她还没出来，你可以进去帮我找一下么？”宋晓就是李红的同事呀，她早就走了！李红一下子欣喜起来，对中年人说：“叔叔，她回家了，您不用等了，您和我一起走吧。”而后把刚刚遇着的事对他说了，他不信，他说他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看见呀。李红说她见了两次啦，真怕，要不我不会待在这儿不走的。

回家的路上他们没有再看到那个绿色鬼魂，那个说，姑娘，你看花眼了吧。李红听出他的疑惑，只能以沉默作答。

“这局李玉胜。”方杰在一边又开始和泥了，小六脸微红，虽说俗语讲好男不跟女斗，那也是在实在赢不了的



情况下，现在自己有那么多的故事做后盾，还能怕她个小姑娘，“我再讲一个，可别哭鼻子啊。”小六对李玉说。

小江上职高时，经常和同学们一块出去玩，而且，每次总约几个女生。有一次他们和班上的四个很要好的同学约了女校的五个同学，总共十个人就一起出去玩。一路上很好玩，风景很棒，她们刚开始的计划是步行的，走到松山人概天就亮了，然后回家睡觉。

刚开始走非常兴奋，因为做惯了和尚的五位男同胞，这次和女生出来玩，又一路看风景，觉得分外高兴，走着走着大家都脚酸，他们就决定去租自行车，结果就租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协力车，十个人租五辆，加上他们事前就知要度过一晚，所以装备十分齐全。开始骑时虽然遇到上下坡时有些讨厌，但觉得很好玩，后来天色渐暗，他们就把车灯打开，再接再厉地骑，一路上没什么人，他们一边唱歌，一边聊天。骑着骑着，远远就看到旁边电线杆附近有一个中年男人蹲在旁边上厕所，他们想整他，准备一群人出其不意地去吓他，虽然有同学反对，但还是决定去整整这个不讲公德的人。

决定以后，小江第一个接近那个男人，尔后，“哇”地喊了一声，然后往前走，就听到后面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倒下去的声音，小江觉得很奇怪，口中还抱怨同学连吓人都不会。这时，小江看到那个男人回头看他，他一看当场愣在那里，那个人脸自白的，竟然没

有五官，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全身发抖，连说：“跑、跑、跑。”然后，那个没有五官的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自行车。在后面拼命地追他们，他们拼命地骑呀，骑呀，最终实在累得不行，就决定停在路边休息一下。

远远地看见有车灯过来，他们很高兴想上车赶快回家，就不要再夜游了，车子接近时看起来似乎是警车，就更高兴了，后来他们拦下那辆警车，小江过马路一看当场愣在旁边，车上没有人，小江觉得那时候好像失禁，感觉什么水都流出来了，小江一急抓着旁边两个女孩子跑了一阵子，才感觉旁边抓的那两个人是有温度的。他们跑了很久，终于看到灯光，那是一个军营，怕又遇到那个，他想起他妈曾对他说好兄弟是没影子的，他仔细看那个兵哥是不是有影子，确定有时，小江走过去跟他们说遇到的事，并问是否可以让他们待在这边，因为部队的兵哥多，阳气较旺，他们说好，还跟他们聊天。

天亮后，他们跟那兵哥致谢后就往回走，走了差不多两公里，就看到他们的脚踏车摆在旁边，没看见其他七个人，他们找了一根绳子把五辆协力车串在一起，他们还是很怕，根本不管车子好不好骑，就开始骑，经过了军营，他们还跟兵哥招手说再见。大概骑了一二公里，就看到那七个同学跪在地上哭，也不理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昨天事情发



生时就乱跑，跑到这边看到一户很大户的人家，他们就去敲门，那主人很殷勤地带他们进去，给他们吃消夜，还放热水给他们洗澡，他们不但不害怕，还看电视才去睡觉，到早上时被太阳晒醒，一张开眼睛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一片坟场。

小江觉得他们到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幻想，而且他们还洗澡、吃东西、看电视，实在是不可思议，于是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在骗人？”他们说真的没骗人。因为他们都走不动，于是小江跟他们说：“你们在这等，我骑车去找人来。”小江骑得很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帮忙，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从此他们十个人没有再联络过，见面都装做没看到，因为很害怕再想到这些事情。

“小六，这也像你的亲身经历吗？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方杰说。“附耳过来，”小六对着方杰的耳朵小声说：“这哪儿是我，是我一个同学的亲身经历。”方杰连连称赞，“厉害厉害”，小六的这个故事同时也得到其他三个的称赞，萧逸不屈人后，也打算大显身手，他说：“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故事发生。因为夜晚的时间还属于在另外一个空间活动的人们。他们通常不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偶然也会露个面。”

黄村左侧的大门被封了，是因为在那里没有路灯。前几天夜里，有个女人被劫掠，于是被害人的家属和居民

们为了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便把门给封了。然而，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却是相当难的。于是就不断有冒失鬼骑车过门的时候撞在墙上的滑稽事情发生。大家也没多注意，直到一天深夜突然传来了惊恐的尖叫声。巡逻的警察赶到的时候发现一个男人睁着眼睛，呼吸困难，等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过，医生说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非常刺激的东西，在一刹那暴了血管才会这样的。可是在发生第一件冒失鬼撞墙事件以后，村里的负责人就在那里安装了一个红色的灯，而且那天巡逻的警察到的时候灯也亮着，那个死掉的男人了也没喝酒。这件事情也就这样慢慢地被人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又是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5岁的桃桃看完电视后就趴在窗台上享受着夏夜凉爽的清风。突然她看到对面门口的红灯一亮一亮的，小桃桃只是觉得那灯闪得很有节奏。于是她的小睛眼也跟着那灯一亮一暗的节奏一张一闭，她努力使自己跟上灯亮的节拍这样当她每次张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便都是亮亮的红色了。

“一下、二下、三下、……”小桃桃的嘴巴里不断地数着。

她奇怪的声音引起了她妈妈的不注意。

“桃桃好晚了，你在数什么呢？快睡了！”妈妈叫道。

“妈妈，对面的灯一亮一亮的，我在数呢。”桃桃似乎对对面的灯兴趣不



减。突然桃桃发现有人从门里走进去了。可是当她再想仔细看的时候却又没有了。桃桃越来越好奇，可是越发想看越发看不到，慢慢地她发现只要她掌握好灯亮的规律就可以看到走进门里的人。

“一闭、二闭、五闭……”桃桃找到了看人的最佳节奏。

她终于看清楚了，不停在这个门里走进走出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像妈妈这样年纪的阿姨。可是阿姨为什么要走进来又走出去呢？“桃桃，乖，别闹了。自己刷牙睡觉去！”妈妈又催促道。“干嘛，我要看奇怪的阿姨啊，你想骗妈妈了吧，这次可不行了，哦上次你说看到什么飘在天上的小猫，就在骗妈妈，这次不可以了，乖，听话睡觉去！”妈妈有点儿生气了。

又过了5分钟，桃桃还是一眨一眨看着那扇门。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走了过来对着桃桃的小屁股就是一下。桃桃大叫一声，揉着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下。桃桃大叫一声，揉着自己的屁股。

“妈妈你自己看啊，那门里有个阿姨老是走进来走出去好怪哦。”

妈妈半信半疑地朝桃桃指的地方看去。可是除了一个坏的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别的什么都没有。

“妈妈我没骗你，真的有个阿姨。穿白衣服，站在门口！”

突然一辆自行车从那扇门边骑了过去。一个小伙子骑得很慢，边骑边往

自己嘴里倒酒。就在这时车突然停了，那小伙子似乎被什么吸引住了，往门的方向走去，桃桃的妈妈也发现了，这里也吃不准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她的眼睛还是盯着那个小伙子。当他靠近封闭的大门时红色的灯突然暗了，周围一片漆黑。

“呀，阿姨好凶啊，把那个叔叔拉进门了！”

妈妈这时候才觉得事情有蹊跷，可是又不知道不对在哪里。突然灯又亮了，小伙子躺在门前。睁大着眼睛，妈妈见事情不好，连忙打110报警。可是等警察到的时候还是晚了，因为那个小伙子已经死了。和前一个死者一样血管爆裂，妈妈让小桃桃待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而自己一个人和警察讲了事情的经过，因为妈妈知道小桃桃不是在说谎。这孩子一定真的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这条消息：“天理循环，恶有恶果，”经过警察调查，原来，死掉的那个男人和现在的这个小伙子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两个在那天晚上抢劫并杀害了那个下班回家的中年妇女。当桃桃的妈妈看到报纸的时候整个人都震动了，紧紧地抱着不懂事的女儿。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搬家了，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听说小孩在不会说话时，连前世的事都记得呢。”豆豆说。“别听她们骗你了，像你这样单纯的小女孩才会信。”方杰说，“我给你们讲个吧，是我



一个哥们儿旅游时遇见的。”

单位组织去旅游，大家委派李文峰去买票。

天晓得李文峰是怎么想的，34个小时的旅程，他居然给大家买的是硬座票，而且车上还没空调。

在晚点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告别了车厢。累历了这么长时间后，双脚又回到了地面上，感觉竟然有些亲切。

他们玩了两天，第二天的晚上8点，他们登上了一艘名为“汉江20”的游船，开始了他们两天三夜的江上漂泊生活。

上到船上，才知道由于票不好买，只买到四等舱的票，虽然有些不尽人意，但想想总比没有强。

他们的票是四等舱的11号，在船二层的末尾处。四等舱是一间狭长的屋子，大概可以容纳近二十三四个人的样子。他们上船后，把行李放好，收拾了一下，就算安顿了下来。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來，他们各自整理好自己的铺位，都感觉饿了，于是纷纷拿出吃的。但舱里又闷又热，所以他们就来到船尾，铺上凉席，一边吹着江风，一边用各种食物来填满他们的肚子。

七点二十分左右，船起锚了。

由于船是顺流而下，从船尾看去，船速似乎并不慢。大家边吃边聊，也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李文峰说已经十一点多了，明天早上还要到

鬼城俱乐部，不如大家早点儿睡吧。他们科的小齐和小白早已经躺倒在甲板上进入了梦乡，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后，见团长拿着一打票回来了，与此同时，船上的喇叭通知道：再这三十分钟就将到达第一个景点——丰都鬼城。于是大家带好随身的物品和水，在八点五十分左右随导游下了船。

丰都是一座古城，由于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少关于鬼的传说，再加上也曾有一些文献上有过某些记载，阅此一些人利用人对于鬼的好奇心和丰都本身的地理位置，人工建造了这样一座“鬼城”，来赚取游客的钱。

小王本来对灵魂或是鬼等都是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像这样的人为景观却一向认为很是无聊，但无奈票已经买好了，而且一向胆小的可心也显得颇有兴致，并要求小王一定陪她去，小王也就只好和大家一起下船了。

不出小王所料，鬼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些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的人工景点，“哼哈祠”、“药王庙”、“奈何桥”、“阎王殿”等等，都是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并无新意。

一路走到“天王殿”，看看周围，发现只剩小王和可心了，别人不知去看什么了。可心倒是不在乎，依然到处观赏，走着走着，他们俩来到了“天王殿”的后面，发现这里似乎是一处游客罕至的地方，不过倒是仍然有处卖“特



产”的小摊。可心又拉着小王跑到那小摊前想挑些东西，小王却担心回船的时间快到了，催促她快些。

可心不管那些，正为了串念珠与摊主讨价还价，小王着急回船，习惯性地想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但马上发现把手表忘在船上找不到了，正在这时，可心与那位摊主的“杀价”失败，本来要放弃继续买东西，但正好看到小王抬腕的动作，让她也想起来了小王的表丢了，于是一回头指着摊上的一块表对摊主道：“哎？刚才怎么没看到这儿有块表呢？您拿这块表看看。”

可心看了看那块表，又问道：“多少钱？”

“五十元。”摊主答道。

小王这时抬起头看了那位摊主一眼，那是一位六七十年纪的老头，满脸的皱纹，一看就是那种长年生活在山区，只靠做点儿小生意过活的人。

破天荒可心这次竟没“杀价”，只问：“还有么可不可以再拿一块挑一挑？”

“没有，就这一块了。”

可心又看了看，便掏出钱来把那表买了下来。

“哥，送你。”说着可心把表递到小王面前。

小王一愣，道：“哎，这是干吗？”

“送你呗，你的表不是丢了么？玩这一路还有好几天呢，没表多不方便唉。”“那也不用你花钱唉。”“怎么了？当老妹儿的送你样东西都不要

吗？”说着可心的嘴又撇了起来。

“没，没那个意思，我只不过是觉得在这儿买……”“得了，小玩意儿吗，算带着玩好了，也算是到鬼城的纪念品。”

小王没的说了，只好接过表：“那就谢谢老妹儿了。”

“谢什么，来，我给你带上。”说着可心把表戴在了小王的手腕上。

小王这才仔细的看看这块表，这是一块黑色的塑料电子表，圆形的表盘，有机玻璃的表面，表盘的底色的白色，上面画着一只蓝色的小鬼头，小鬼头的眼睛一大一小，嘴好像在笑，露出两颗尖牙，正中央的鼻子上伸出一长一短两只手正好作表针，表盘的一周用汉字写着一至十二。

“喜欢么？”可心微笑着问道。

“嗯，有点像你。”

“什么，那你不是说我长得像鬼了？”

“不是啦，我是说跟你一样可爱唉！”

可心这才笑了笑：“我知道啊，我们快走吧。”说完便拉着小王往下山的路走去。可小王的心中却不知怎地突然闪过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仔细想想，又全然没有头绪。

走回到“天王殿”，小王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猛然一回头，看见那座小摊并无任何异样，那老头还对他笑了笑，小王不禁摇了摇头，对自己笑了笑，“大概是平时小说看多了，总不



会那小摊会一下子消失了吧，我又不是卫斯理。”

下山很快，在半山腰处，他们俩碰上了李文峰和小齐，果然时间不多了他们加快脚步，终于在开船前五分钟赶回了“汉江20”。

回船之后已是将近中午了，他们到餐厅吃了一顿午餐后，各自回床休息了近两个小时，傍晚，船上的广播又通知说今晚船将到达奉节，随后要在江中抛锚过夜。李文峰听说去不了白帝城了，一脸的不高兴，其他人倒是无所谓的样子，打牌、聊天，时间也就不知不觉地到了晚上。

晚上大概11点多的样子，小王洗完澡，回到船舱，见李文峰等人都早早躺下了。可能因为明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看三峡的第一峡——瞿塘峡的原因吧，大家都休息得够早的。

小王也正要躺下，忽然发现可以不在舱里，“这么晚，上哪儿去了？”小王正想出去看看，走到门口却刚好碰上可心在往回走。小王还没有得及问她，她反问而先说：“老哥，现在有事么？”

“没什么事，怎么了？”

“那聊会儿天好么？”

“挺晚的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早点睡吧。”

“就一会儿嘛。”可心央求着。

小王没辙，反正自己也不是很困，又加上刚洗完澡，江风一吹感觉更清醒了。“好吧。”小王刚想说话，忽然间

他发现船的周围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层雾，虽然看起来不是很浓的样子，但他记得好像刚才自己洗澡回来时还没有这层雾的。

“江上也会起雾吗？”可心也发现了这一层雾，向小王问道。小王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耸了耸肩，就在这时，小王忽然间又感到心头闪过了早在鬼城曾有过的那一种感觉，可是他依然无法捕捉到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不自觉地看了看那块新买的表，小鬼的两手指着十二点零五分。

“怎么了？”

“没什么。”小王笑了笑，“神经过敏吧。”小王回答可心的同时也对自己道。

小王和可心随便聊了一会儿，听道船上的喇叭广播道，在船的五层设有舞厅，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到五层的门口买票。可心一听，立马就要拉着小王去，小王虽然对跳舞一向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招不住可心的攻热，只好陪她去。

“要不要把李文峰她们叫上？”小王问。

“好啊，我去叫她们。”可心答道。

过了一会儿，可心撅着嘴从舱里走了出来，“一个比一个睡得香，怎么叫也不起。”

“好了，那就我们去好了。”

他们来到五层，所谓“舞厅”就是五层那个稍微看得过去的餐厅，到了晚上把桌椅一撤，灯光一开，就成了



“舞厅。”

他们走进舞厅，里面灯光很暗，吊顶的球灯在慢慢地旋转，曲子都是一些一般舞厅中常放的曲子，人不是很多，但也并非是冷场的感觉舞池中三三两两的有几对人在跳着两步。他们则先找了一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

小王对跳舞一向没什么兴趣，所以便坐在位子上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歇了一会儿，小王看了看表，十二点五十分。这时，他才发现这块新买的表竟然还是带荧光的。表盘一周的数学和那只小鬼头的轮廓都用荧光描过，在这样黑的情况下闪着绿莹莹的微光，倒给这块表凭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来请可心跳舞，小王便更加自在地休息起来。但好景不长，可心时不时地拉西扯，小王也没办法，既然是陪她来的，就只好继续陪她好好玩了。

跳了好一会儿，小王先回到了座位上，随后可心也回来了，一下子坐在小王身边，显得迷迷糊糊地道：“哥，我有点儿困了。”

小王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立即道：“那咱们回去吧。”

就在这时，小王刚要起身带可以回船舱，在他一欠身的时候，小王扫了一眼舞池，突然发现有什么不对。小王立刻感到似乎是舞池中有问题，于是他马上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舞池。

那时舞会已经接近结束，舞厅中只剩下了不多的几对人，而正在跳舞的只有三对人，好像没什么异样，小王一开始也以为又是自己神经过敏了，但是当他再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却被自己所看到的惊呆了。

当时小王的感受真的不知用什么来形容好，震惊可能只能描述他当时的表情，但绝对无法表达出他心里的感觉。小王自认为并不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也亲身曾经历过几件令人恐惧的事，但他还是在那一刹那感到自己置身于极度的恐怖中！

当时舞厅里正在播放一支慢节奏的曲子，为了配合音乐，灯光也十分暗淡，在那样的光红条件下，小王对舞池里的情况本应看得不是十分清晰，但由于他是早就觉得有些异样，所以观察得也就格外仔细。

舞池中共有三对男女还在跳。小王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无论他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那三对男女的样子竟然完全一样！小王当时所坐的位子离那三对人大约有十几米的样子，就算光红条件很差，但他对自己的夜视能力还有信心的。但偏偏就是这种信心使得小王越来越觉得不寒而栗。

小王不知过了多久，自己才从惊栗中恢复过来，他的第一个意识就是赶快带可心回舱。这时，小王又习惯性地看了看表，正好两点钟。小王似乎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太慢了，他并没多在意这一点，只是一心想快一点带可心



离开这个舞厅。可是当他转过头来想叫可心的时候，发现可心竟然不可思议地趴在桌上睡着了！小王刚要推醒她的时候，猛然间又有一种无法捉摸的感觉闪过他的心头。小王立时记起这种感觉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感受到了。第一次是在鬼城的山上，第二次是刚才在船上，而这次的感觉最强烈，几乎可以抓到那种感觉了，但仍然不是很强烈。

小王清楚地记得，在刚才，那个小鬼头的表情是在笑，一种友善的笑，也许用友善这个词并不合适，但那种笑至少还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但现在，那个小鬼的表情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狞笑！在绿色的荧光下，它的眼睛还是一大一小地睁着，而原来闭着的嘴，现在竟然张了开来，露出的两颗尖牙似在闪着银色的光！

但使小王感到惊恐的倒不仅仅因为这副表情，在他全神贯注地观察那变化了的表情时，小王无意间看了一眼表盘四周，这才发现了最令人恐怖的事情——他的表的时针正指向正上方——十四。

小王在那时陷入了平生第一次不知所措的境地，他呆坐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那块鬼表，但脑子里却一片混乱，小王甚至觉得那里有无数架飞机在轰鸣，好像有很多想法，但又不知究竟是什么，所以他虽然看着表却不知是过了多长时间。

忽然间，舞厅的灯亮了起来，小王

抬头一看，那三对一模一样的人立即消失了，其他的人也不见，就剩下他们俩，一阵诧异，小王觉得他和可心应该立即离开这儿。所以他转身叫醒可心，但无论小王怎样努力，就是叫不醒她，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她已无暇考虑这些了，小王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勇气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他见弄不醒可心，而他又决不愿再多留一分钟，于是他只好搀着可心，走出了那间舞厅。好在可心虽然睡得睁不开眼睛，但在小王的搀扶下倒是还能自己走路。

他们走出来后，舞厅的灯光还没有立即熄灭，小王借着灯光看了看四周，和他来的时候一样，并无任何异样，只是向船外望去，江上的雾浓了。

小王扶着可心来到船栏边，向外一望，雾比他想象中还要大，几乎五米以外的事物就根本看不清了。小王略微从栏杆向外探了探身子向船的下一层望去，大雾再加上天黑，使他连船的下一层都看不清，给人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

现在小王渐渐感到这层雾也一定和今晚这一边串的事件是有某种关联的，但他已无心查下去了，虽然他平时对一些怪异的现象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可是这次不同，他已经要散架似的。小王所想到的就是尽快回舱，他甚至开始祈祷不要让他再碰到什么了。

小王扶着可心向船的楼梯走去，突然间，身后舞厅的灯一下子熄灭了，



这一下使得本来已经有些心惊胆战的小王又吃了一惊。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背后拍了他肩膀一下！

小王一向自认为不是一个胆小的人，这倒并不是自夸，他确有过一些古怪离奇的经历，其中不乏一些可以算作恐怖的例子，而那些事加起来，也不如他这次挨这一下拍所受的惊吓之大！

他在被拍了一下之后，差一点跳起来，而他至今仍对他在当时居然没大叫一声感到不可思议。

小王甩一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速度转过身来，右手迅速地搭在了腰间的皮带上，虽然他知道藏在那里的把那把小刀对一些不可知的事物可能没有一点作用，但在那种气氛下，长期的训练使得他本能地将小刀藏在了手中，而且他绝对自信，如果对方只是想对他不利的话，无论他手中是什么武器，他都可以让他无用武之地。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像小王想像中那样，拍他的人还是个年纪和他相仿的男人，在他的身后还带着一位女子，看起来也刚从舞厅出来。

大概是小王转身的速度太过惊人，或者是他的表情太过狠毒，那位男士倒是被他吓得倒退了两步。

而当小王转过身来看清了对方之后，也立刻发现自己的失态，马上放松了下来，并且用一种极隐蔽的手法把手中的小刀收了回去。

小王虽然面对了那个男子，他们

这间的距离也不过两三米，可当时天色黑，而且又有雾，再加上刚才甲板上惟一的光源刚刚熄灭，小王的眼睛没有一下子完全适应，所以他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他大概也看出了小王并没有敌意，于是说道：“不好意思，是不是吓着你了？”

小王虽然已经从惊吓中缓解过来了，但还是咽了一口口水才说道：“没有，没事。”

他好像是笑了一下，道：“有火么，哥们儿？”

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小王一听是“老乡”，更是放松了许多，忙道：“有唉。”于是他掏出打火机，打了几下，都由于江风很大，把火吹灭了。所以小王用一只手护住打火机，他也用又手围成一圈护住火苗。好不容易，火终于打着了，可是就当火焰燃着的时候，跳动的火苗映出了他的脸，小王隐约觉得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

这时，他已经点好了烟，小王也只好熄灭了打火机，眼前又由于光线骤然熄灭而不适应起来，他却在这时向小王道谢，他正在想我是不是见过他而有些心不在焉，只是支吾了一下，他也不再说什么，带着身后的那名女子往楼梯走去了。

小王也只好收好打火机，继续扶着可心也向楼梯口走去，走着走着，小王越想刚才的那人就越觉得熟悉，走



到楼梯口，他突然想到了那人是谁。

当他一想到那人谁，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而后他不自觉地呻吟了一声。于！那人竟是他自己！

小王当即用手扶住了楼梯的栏杆，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说不定就会立刻栽下楼去。他大口地喘着气，可是依然无法平息心口的狂跳。

而这时他也渐渐想起来，在那个

他身后站着的女生，从身影来判断，也正是可心！

这实在是太无法理解的事情了。他竟会给另一个活生生的自己点烟！这已经不是诡异这个词可以形容的了。小王明显觉得他的大脑不够用了，即使再给他几个大脑恐怕也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所以小王在稍稍平静下来一点之后，立即决定不再去想，无论如何，先回到舱中见到大家再说。小王扶着可心走下楼梯，突然，小王又一次本能地感到有问题发生。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觉得景物似乎有些不对，但在他稍稍仔细观察了一下之后，他顿时觉得他如同置身于冰窖中一样。他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牙齿打颤的声音，原因很简单：他现在所在位置，依然是顶层！

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刚刚从顶层下来，顶层是五层，三岁小孩都可以知道从五层下来绝对应该是四层！可是这里的物品、建筑却明明白白地显示这里是五层！小王甚至看到了那个舞厅！

小王不知道自己又想了些什么，但他还是又扶起可心再顺着楼梯再下一

